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示兒編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鰲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示兒編　　雜家類三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考之宋史紹熙元年為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內禪丁巳實慶元三年殆寧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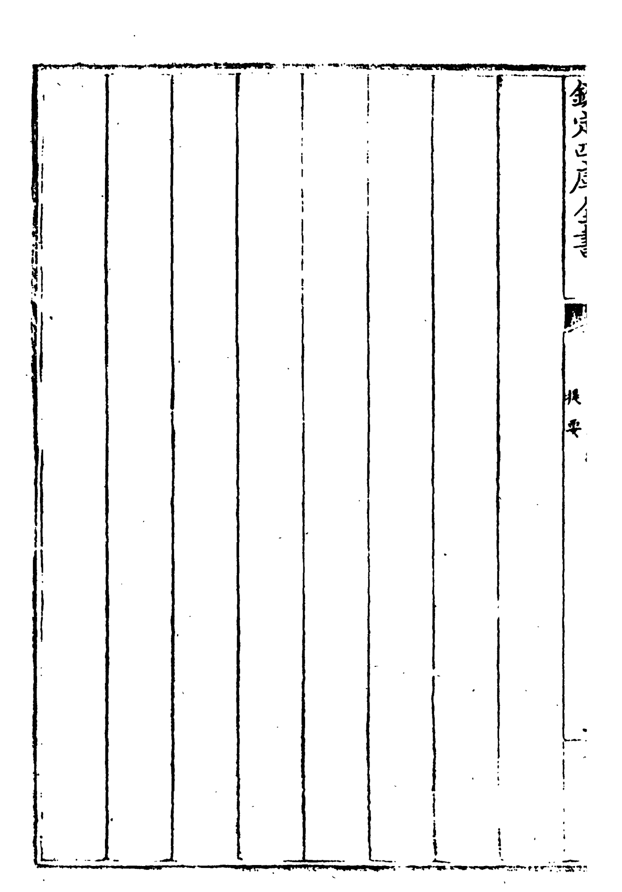
時嘗官侍從傳寫誤為紹熙歟是編凡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五卷中第九卷前為文說後為詩說李維楨序謂文說三卷詩說二卷誤也前有開禧元年自序稱考評經傳漁獵訓詁非敢以汚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故名曰示兒編其書雜引衆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

雅並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説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刺王妃為妻嫂字説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于詩序爽以為詩則非）皆失于考訂以至荆舒是懲句經説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為周公王安石字説霸字條下稱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黄一條又稱熙豐間定有成書

是正舛錯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間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于竊比老彭訓彭為旁于黽勉從事訓黽為蛙王士禎古夫於亭雜録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然其中字音字訓辨别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其冗雜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廢也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示兒編自序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而東坡先生一以為聖賢事一以為利祿事殆若有所區別然君子苟不能忘其子則隨其資而示以意使之知學則一而已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嬾惰無匹聞學褊隘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苟籯無金教無經一再世不為

君子之歸可不懼哉於是攷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确非敢以汚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之哉開禧元祀九月上澣廬陵孫奕序

示兒編卷一

宋　孫奕　撰

總説

經傳引古

經傳之文雖出古聖賢之手然旁舉遠引亦必有所從始如書引人亦有言論語引周任有言之類古今皆知文言為孔子之所作以左氏襄公九年攷之穆姜之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亾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棄穆姜之筮後十四年而聖人生實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又夫子年六十有三乃始繫周易以此言解乾卦故謂之文言云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子革誦祈招之詩而感其不能自克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及其答

顏淵之問而曰克己復禮為仁則是援古志以告之也孟子論國家閒暇明政刑一章並荅滕文公以太王去邠事人皆知其為孟子之言及稽諸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洊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其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崇以德遜其立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太王都

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太姜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王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卭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此夫子訓子路之詞也孟子一則援以證政刑之說一則援以證小事

大之問良由此始

若夫唐明皇序孝經而謂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得之於何休序公羊傳之文而何休又得之於鉤命決文也

後漢趙岐序孟子而謂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葢取之於太史公自序之語而太史公又取之於春秋繁露也

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乃出易緯之文也王充

論衡注詳
見毫釐解

六經主於王

易始乎皇而成乎王書作乎帝而繼乎王詩始乎諸侯而終乎王禮樂制作乎王而春秋一乎尊王也

六經無真字

六經之中無真字非無真字也夫人而不偽也是故仙之一字聖經所不著聖人所不言以至於佛若僧若禪聖人尤不筆之於書蓋其衛道之嚴也故佛之敢入中

國者乃在於經籍焚滅之久禮義衰微之末二百餘年而後始至也則六經之有功於人也大矣

天帝

高而覆物者天也尊而宰物者帝也健而不息者乾也故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運動謂之乾

后皇烝辟

后繼也謂繼治之君也皇大也謂圖大之君也烝衆也謂御衆之君也辟法也謂立法之君也君臨也謂臨涖

天下之君也主宰也謂宰制天下之君也

皇帝王通稱

皇可以謂之帝月令云其帝大皥是也亦可以謂之王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是也帝可以謂之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亦可以謂之王大禹謨云四夷來王是也王可以謂之皇文王有聲云皇王烝哉是也亦可以謂之帝歸妹云帝乙歸妹是也

歲祀年載通稱

伊訓惟元祀陸氏釋文曰年也又引爾雅言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則是帝王各有定名也按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不特曰載也禹貢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不特曰歲也伊訓曰太甲元年太甲上曰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不特曰祀也洪範曰惟十有三祀又云一曰歲周禮曰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曰三歲則周不特曰年也然則四者名異而實同何哉蓋載以始一歲而終歲以星一歲而

周祀以祭一歲而徧年以禾一歲而熟此名之所以異而實同

校庠序皆在鄉

三代設學果安所在嘗讀太史公儒林傳謂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蓋繇是以參諸經左氏則曰子產不毀鄉校是校在鄉矣黨正則曰屬民飲酒於序是序在鄉矣鄉飲酒禮則曰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內則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庠在鄉矣先王盛時

學校徧於天下故民於是時仰父俯子左詩右禮無非禮義之教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又一證也由是言之太史公得非有所據而云

五行先後不同

五行一也大禹謨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洪範則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月令則曰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聖經之言各有攸主大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以五行之相剋者言之

剋下為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可知矣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令故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是以不同也

問禮樂官名

或謂夫子大聖也以生知之資天縱之能當無所不知無所不聞而猶問禮問樂問官名有諸曰於傳有之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問禮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萇弘問樂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問紀官也曰然則何獨於斯三者是學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至於官制時異事異沿革尤多不恥下問是以謂之聖也

倒文

六經或倒其文如易之西南得朋吉凶者失得之象類皆有之唯詩為多如中谷中林中河中路中原中田家室裳衣衡從稷黍瑟琴鼓鐘斯螽西南東南下上羊牛樂豈息偃甥舅孫子女士京周家邦鴞鴟齊音資明不

一而盡記雖有吾得坤乾焉書雖有月正元日或四三年又北東入于海皆有說也盖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其次第不得不然也書前有正月上日則後不得不以月正元日錯綜言之也此不言三四而曰四三者自多而至少故四言於三之上也又且水之勢北折而東故東言於北之下也然倒此一言不徒其理為長而又且文矣至如祭義云祿爵慶賞祭統云備外内之官閒居云春秋冬夏中庸云設其裳衣大率若此

字訓辯

皇者大也

天曰皇天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王者大也

大父曰王父大母曰王母

極中也正也至也

書曰皇極詩曰四方之極皆中也兒寛傳天子建中

和之極師古曰極正也

洪範云六極者窮也

孟子曰使我至於此極也亦同

格至也正也

詩曰祖考來格書曰格爾舜皆至也來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皆正也

學記云扞格者止也

格舊音戶革切或如字

擾亂也馴也

書曰俶擾天紀亂也周禮曰以擾萬民馴也

亂亂也治也

書曰刑暴亂語曰亂大謀謂亂也周官曰亂爾有政語曰武王有亂臣謂治也古文尚書治字作𠮨與亂相類後人不識古𠮨字訛以亂訓治耳

錫畀賚上予下也

書曰敷錫又曰不畀詩曰賚予也皆上予下之謂也如師錫帝納錫大龜此又古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

也

貢獻供下奉上也

書曰任土作貢春秋來獻捷孟子曰無以供粢盛皆下奉上之謂也

台卬朕我也

書曰以輔台德詩曰人涉卬否皆我也古者上下皆稱朕巽朕位堯自稱也朕德罔克禹自稱也秦始皇方不許臣下稱朕

乃而若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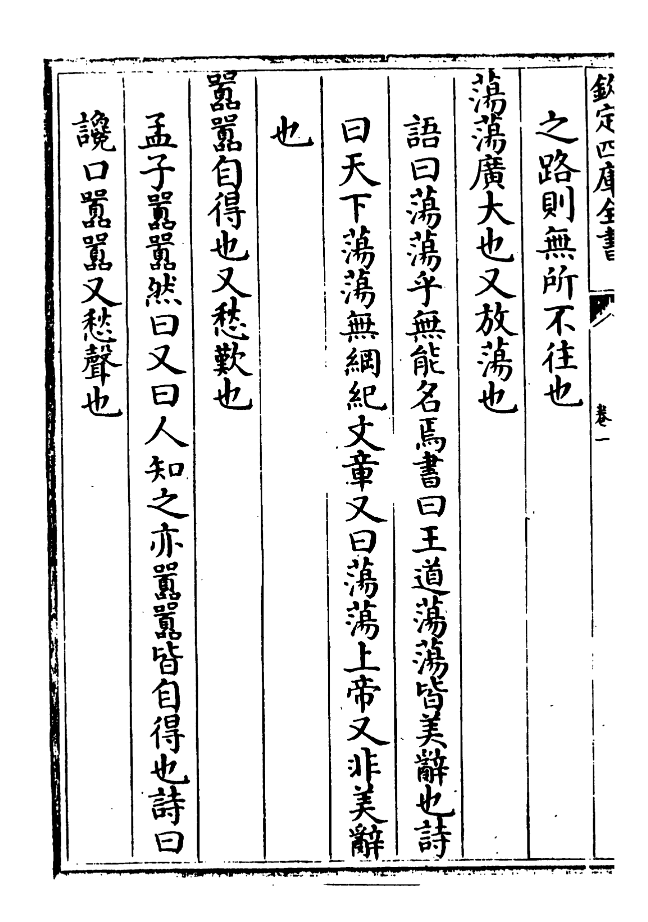
書曰惟乃之休又曰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項籍傳吾與若北面懷王皆訓汝也

覯下見上也覿見也非上非下也

周禮秋見曰覲下見上也語曰私覿揚子曰覿君子者問鑄人無所不見也

如此往彼也適往也非彼非此也

春秋如齊如晉皆之彼也董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治



之路則無所不往也

蕩蕩廣大也又放蕩也

語曰蕩蕩乎無能名焉書曰王道蕩蕩皆美辭也詩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又曰蕩蕩上帝又非美辭也

囂囂自得也又愁歎也

孟子囂囂然曰又曰人知之亦囂囂皆自得也詩曰讒口囂囂又愁聲也

堇堇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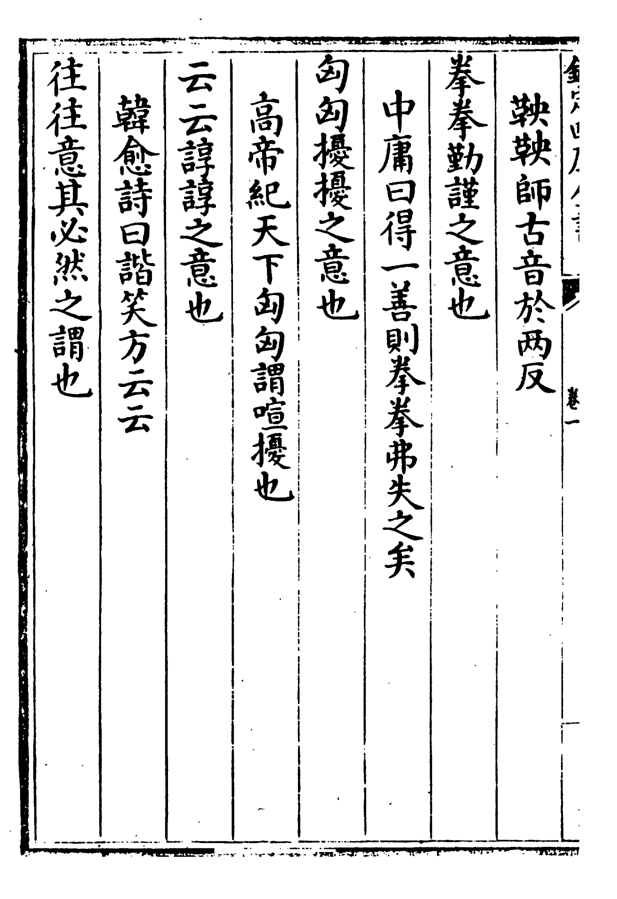
前地理志曰豫章出黄金然堇堇師古曰堇讀作僅少也

區區小也

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楚元王傳曰豈為區區之禮哉謂小也

鞅鞅不滿也

高帝紀曰心常鞅鞅師古音於亮反韓信傳曰居常



鞅鞅師古音於兩反

拳拳勤謹之意也

中庸曰得一善則拳拳弗失之矣

匈匈擾擾之意也

高帝紀天下匈匈謂喧擾也

云云諄諄之意也

韓愈詩曰諧笑方云云

往往意其必然之謂也

仲舒傳王道往往而絕

無限之謂不訾

蓋寛饒傳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無聊之謂無俚

欒布傳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為其計畫無所聊賴

不難之謂何有

語曰從政乎何有孟子曰於王何有

不幸之謂無禄

詩曰念我無禄

以詞譏之曰刺

刺幽王刺厲王皆作詩以刺之如操刀以刺人然

以法殺之亦曰刺

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春秋魯殺大

夫曰刺言用三刺之法

因其世傳而繼之曰襲

揚子曰襲堯之爵

掩其不備而取之亦曰襲

左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

曰侵輕曰襲杜曰揜其不備也

爾者如此也

語曰吾無隱乎爾

耳者而已也

孟子曰盡心焉耳矣

曾字

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國解詩信南山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層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曾是以為孝乎音增馬融曰承順父母顔色乃為孝也正義亦引是說則是曾訓乃也至於曾由與求之問雖無音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又訓則也公孫丑上爾何曾比予於管仲又曰曾比予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丁云則也乃也禮部韻亦

訓則也併援曾是以為孝乎為證檀弓上喪三年以為
極亾則弗之忘矣鄭曰則之言曾也二說皆通而乃字
勝嘗以類推之詩曰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是不意曾
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荀
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
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
近世文集中有曾不聞曾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更說
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為孝乎之曾

屑字

屑之一字先儒於書訓盡於詩於孟子訓潔以今驗之凡物之為屑皆輕故屑之言輕也如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則言輕有辭說又曰爾乃屑播天命言輕播棄天命谷風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言宴安於新昏而於我舊室則不輕用君子偕老曰不屑髢也言婦人髮美不輕用它人之髮為髢公孫丑上是亦不屑就已是亦不屑去已告子上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告子下

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宜一以輕釋之非潔也不然盡心下有云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何以旣言不屑又言不潔乎

惟唯維字

六經有惟唯維三字或從心或從口或從糸皆通作助辭又訓獨但從心者又訓思尚書皆從心乃盡爲助辭如我則末惟成德之彥洪惟我幼冲人是也詩皆從糸亦多是助辭至如縶之維之則訓繫四方是維紼纚維

之則有維持之義止有一字從心乃作思惟之義曰載謀載惟是也左氏傳亦皆以唯為助語論語乃惟字亦助辭但唯仁者唯上智唯我與爾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從口而訓獨也孟子亦有此句則作惟故亦訓獨其餘如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之類皆訓獨也盖字畫不一而所訓有同異學者當隨其文意求之若夫周易之无字周禮之灋字雖畫異於他經之無與法而音義同

有亡字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鄭康成讀有為又（內則）周禮曰量其力有三均鄭康成讀有三為又參（弓人）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東坡讀二有為又（堯典）詩曰不日有曀蘇黃門云古有又通（終風）則經意甚明如本字讀則說不通集韵四十九宥韵中又二十七而有字與其一注云復也通作又

論語曰有若亾我獨亾亾而為有今亾矣夫馬能為亾不如諸夏之亾也今也或是之亾也以上舊讀作存亾

之乚者非當讀為無唯孔子時其乚也自膈執其手曰乚之合如本字讀諸子史以乚作無者甚多未能槩舉當隨意是正之

不字

世俗語言及文字中所急者惟不字極關利害韵書中如府鳩方久二切者施之於詩與賦押韵無不可者至於市井相與言道塗相與語官吏之指揮民庶將帥之號令士卒鄉校之教訓童蒙凡出諸口而有該此字者

非以逋骨反者呼之斷莫能喻陳正敏遯齋閒覽云不字本方鳩切人皆以逋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竊謂舉世同詞必有所自始逋骨切殆不可廢按廣韻八物韻中不與弗同則近於逋骨聲然亦庸夫難曉況禮部韻略不出此音徒見於佛經有曰不也世尊迺作弗聲讀亦可一證今以司馬公切韻圖攷之明舉一杯字以發聲曰杯貝不即是與逋骨切同音信乎此音不可廢矣是字也本有四音自陳正敏之說興而人始疑

自温公之圖出而音始定苐温公之圖近行於世知音
為希故表而出之

示兒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示兒編卷二

宋 孫奕 撰

經說

易有象數

易之為書也潔淨精微有象焉有數焉不可偏廢也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易之象木上有水曰井頤中有物曰噬嗑為卦之象坤之黄裳困之赤紱劓之朓涣之机為爻之象人皆知之也五十有五為天地之數五十

為大衍之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人皆知之也然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論君子之言行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則論君子之出處語默以幾事當密釋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釋射隼于高墉則人不知之也蓋夫子之於易又未始屑屑以象數泥者也

乾元坤元

乾坤獨備四德屯隨臨无妄革卦間亦有之惟六子之卦俱不以元稱何哉蓋乾父坤母也六子者皆其所生

也父母既稱元六子不復謂之元是以乾元曰大坤元曰至坤且不得以擬乾之尊況六子乎

用九用六

諸卦惟乾爻純乎九乃專用陽剛之道故曰用九惟坤元純乎六乃專用陰柔之道故曰用六

富以鄰不以鄰

易在小畜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皆曰不富以其鄰何邪夫小畜則德之小也泰謙則德之大也故左右相

比謂之鄰人君之與萬民九重之與四海中國之與四夷無非隣也人君之所以撫萬民綏四海御四夷德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非富莫行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以柔順之才居聖君之位居聖君之位而猶以童蒙自處蓋以人視我則聖君也以我自視則童蒙耳其不自居其聖而求師於其臣養其正性以冀聖學之高妙非聖益聖明益明者不能也古之聖帝明王有志於

聖學者初不以形迹拘故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反覆以汝稱周公為成王作洛誥作立政終始以孺子呼而無嫌也

七日來復

七日来復者昔之計月非其正歲則以日數之即豳詩一之日二之日是也謂陰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蓋六日耳及陽受之而復乃七日焉其来也剝而至復已歷七日是天數之運也

先甲先庚

蠱之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先甲三日者辛也後甲三日者丁也言聖賢當事之蠱壞必有飭蠱之道既更新於其先又丁寧於其後則天下復歸於治矣故於蠱言甲先庚三日者丁也後庚三日者癸也言聖人當令之申行必有發施之道既丁寧於其先又揆度於其後則天下無不順矣故於巽言庚

一說甲木主仁以示其令之寬也庚金主義以示其令之嚴也

屨校滅趾

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无咎蓋噬嗑用刑之卦也用刑之卦不絶於其初其終必難制故此卦於初爻言之蓋處罪小之時不為之懲戒則必至於大惡故滅趾使不得行則其惡不能肆也已

頤取龜虎

易之有頤所以觀其養也作易聖人初九既取於龜六四又取於虎二者之不相侔何哉蓋古之制篚簋刻龜於蓋以龜之為性不嗜食也仲冬之月虎始交則虎之為性其交有時者也大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一溺其所欲則必伐其良心戕其正性烏有所謂自養哉故聖人斷斷乎有取於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以明君子之自養者如此

夬五陽一陰

夫以五陽而決一陰猶衆君子而去小人之象也以常人處之則必健而暴決而剛令也不然健而濟之以説決而乘之以和則君子之待小人以忠厚欲其改過如此

麗澤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言兌之爲卦兌上兌下是澤鄰於澤瀦蓄者深交相灌漑互相流通此深有益於彼彼深有益於此誠得朋友之象也夫同門合志之友

以善相資以文相接有過相箴有難相濟兩有所利而無寡陋之患此所謂以附麗為悅而有朋友之義也

衍字誤字

人有常言易以卜筮獨免秦火之𡰱得為全書然讀其書繹其義不無可疑者繫辭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是必傳寫之誤嘗求之於明文有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乃知去是二字則辭切意明雜卦曰晋晝也明夷誅也先儒以為誅夷之誅然以晝與誅對則

非反對之卦矣嘗求之象則曰明入地中明夷又求之於明卦有曰明夷務闇卦畧又曰明夷為闇之主則知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眛當作明夷眛也若以為誅豈聖人雜卦之旨耶

汝作士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爾雅曰士察也周禮士師注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也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也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其謂

之士者則欲致其察故也月令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得此之意也鄭康成曰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冦今士曹改為司理其源蓋本此

九共

九共九篇九共者即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之丘孔安國為隷古定書於序言則是於此復以為共非是九州異土殊俗故有九篇一篇言一州之事也

無教逸欲

臯陶謨曰無教逸欲有邦考之前漢王嘉上封事云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顔曰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則以教字為敖其理尤長蓋自古未有人君教臣下佚欲者也按幾字尚書作幾訓微也漢作機則非

九官相遜不相遜

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劉向此言古今以為真

得九官之用心然禹垂益伯夷固相遜矣若稷契臯陶夔龍皆不見其相遜之辭何耶且以此之遜是則彼之不遜非以彼之不遜是則此之遜非曰皆是也夫舜之命禹垂益伯夷也皆出於僉言惟其出於僉言故不容於不相遜至於稷契臯陶之與夔龍也則不待於僉言惟其不待於僉言故不用於相遜然則相遜者所當然其不相遜者亦所當然皆無一毫之偽者也所以衆賢和於朝獨為稱首

冀州不言山川

禹貢皆言山川亦其域民以封疆之界也如濟河惟兖海岱惟青之類八州莫不皆然獨冀州不言山川之界何耶禹之意若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以中國為室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且祭則天下名山大川咸與焉饗則四海九州之美味咸有焉無此疆爾界之限無内夏外夷之辯豈容以一山一川局之如餘州者哉禹之意微妙如此

要蔡

五百里要服薛肇明云要讀如要約之要則約之而已非治之也孔安國云要束以文教亦此意陸音一遥反非是二百里蔡當讀如左氏蔡蔡叔之蔡音素葛反杜預曰蔡放也薛肇明云放罪人於此故謂之蔡則讀如本字非

要荒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

蠻二百里流蓋要荒皆在九州之外曰夷者以夷禮待之若春秋之杞鄫也曰蠻者以蠻俗待之若春秋之楚越也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於荒服蔡近於夷流近於蠻則知中國之罪人尚可變蠻夷之俗也

兼弱攻昧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載之於書不過如此襄公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三十

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此言一唱其汨亂聖經爲甚孔安國從而和之曰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嗚呼信斯言也則仲虺是誠何心哉幸災樂禍之人也焉有佐克仁之君可出是言乎竊謂兼人則自弱攻人則自昧取人則自亂侮人則自亡推人則益自亡惟能保固人則所以自存德至於此國乃昌盛也不然引君於非道豈告戒之辭

哉

放諸桐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有以溷經旨也今夷攷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太甲既立不明也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聞也又舉湯之坐以待旦以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其終始告戒啟迪之意無非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為放君之醜耶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於

亳而處於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于亳乃即吉服也故獨止於三年之久焉雖復辟之後猶以終始惟一之說反復訓戒之未始少忘而曰伊尹為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則知書序為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捨太甲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則知

書序為非放諸桐也益明矣放教字相近以隸古字者
遂從而譌久矣嘗讀作伊尹教諸桐
且書序之譌不寧惟是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
孟津序則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
津

四為字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孔氏王荆公為上字去聲為德
字平聲下句同東坡解為上字平聲為德字去聲下句

同皆有義今四為字皆作去聲理尢明或謂上句二為字當上仄下平下句二為字當上平下仄

君子所其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至則知小人之依所與曲禮拜受於尊所之所同依猶歸也君子所在皆無逸其先知者則稼穡艱難之事乃若自暇自逸則知其為小人之歸也必矣

文王卑服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知君臣之分不可犯也故卑躬以服事殷而已惟其卑以事殷則安時處順而得以日勤於民田之事是故既就其安民之功又就其力田之功然則卑服之効其大如此豈先儒所謂卑其衣服者所得而盡焉

誥毖誥教

厥誥毖庶邦至祀茲酒誥教小子至無彝酒此見文王之於臣民處之各盡其道其戒飲酒也於庶邦則曰誥

毖於小子則曰誥教庶邦指士大夫而言故以毖戒之毖之為辭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教戒之教之為辭寛嚴以責士大夫寛以責民各當其用者也

其勿誤于庶獄

周公作立政初稱庶言庶獄庶慎者一中則畧庶言而稱庶獄庶慎者三終乃畧庶慎而獨以庶獄告何哉周公之意謂庶言庶慎皆不可誤而獄乃人之司命尤為當謹茍殺一不辜則不仁甚矣此周公所以惓惓再三

特舉庶獄一事戒之至於卒章復以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歸美於司寇蘇公謂典獄在於克用常人嗚呼孰謂愛君愛民之心猶有切至如周公者哉

執鋭

顧命一人冕執鋭陸音以稅反孔氏云鋭矛屬考之韵畧集韻十七準出一鈗字注云侍臣所執引周書冕執鈗爲證從金從允其義爲當乃讀作允亦是而陸音非然令文尚書及孔傳陸音從兊皆非凡一時所執兵器

如惠必劉鉞戣瞿皆芒鋭犀利何獨於此執矛為鋭哉韵畧指侍臣所執曰鈗按許氏説文曰一人冕執鈗蓋有所據而玉篇廣韻不收又何耶

費誓秦誓

上世帝王之書終之以文侯之命何升費誓秦誓而殿焉夫子之意為平王設也平王東遷之初有犬戎弑父之讐當卧薪嘗膽無須臾寧逌彊顔苟安五十一年而恬不知報在位時惟以王子攜余並立之患未除為已憂

令得文侯為我殺之當思厚報故錫文侯惟恐不及曾未聞有一言及於不共戴天夫子見其如此知其無討賊之心又無撥亂之才而泰然有自安之意深痛王室於此衰矣王道於此絶矣故序其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非褒也盖傷之也今也幸而有能治戎如魯侯悔過如秦穆公使平王慉然而改以魯秦之心為心則君父之讐庶幾可復王轍之東庶幾可興夫魯秦諸侯耳其眂堂堂三代未易續貂特因其治戎有備悔過

有素東周以來僅有此爾雖欲不升烏得而不升夫子之定書豈苟然哉

示兒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示兒編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鼇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示兒編卷三

宋　孫奕　撰

經說

詩章句對耦

章句始於詩對耦亦始於詩故三言若深則厲之類四言若關關雎鳩之類五言若于嗟乎騶虞六言若狂童之狂也且七言若遭我乎峱之間兮八言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以後世由三言至七言皆自此始如靦閔

既多受侮不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之句無一字非的對則世之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者得非又發端於是與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州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故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按地志相州屬河北與河東相鄰

則知相州有此鼠能拱而人立其有禮之體如此詩人蓋取譬焉毛氏以相爲視信如毛說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取於鼠哉或謂相州當平聲呼非也世言相纈亦有所本陳無已詩云相州紅纈鄂州花相字可平音呼哉東坡指掌圖亦云河亶甲居相即今相州是也

凱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當以之母屬下猶不能安其室為句如經云之子于歸莊子云之人也之德也之二蟲又何知之類

黄鳥

黄鳥有二種名同而實異小大殊也如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睍睆黄鳥載好其音鸎也詩人取其善鳴者也如交交黄鳥止于棘于桑于楚者黄雀也詩人言其交交而集于楚棘者衆多也如黄鳥黄鳥無啄我粟我梁我黍亦黄雀也盖啄其粟與梁黍正今人稻梁

熟時黄雀羣集于田壠以啄爲人所羅所逐者正謂此耳毛氏陸氏謂黄鶯一名摶黍能摶黍則亦當是黄雀況黍熟於七八月之間亦無復有鶯矣

鵻兔

古語有曰鵻無舌兔無脾人皆疑焉嘗以鵻羽兔爰二詩推之信其有證盖聲出乎舌鵻之爲禽無舌則無聲也故詩人以鵻羽刺君子久從征役不得養其親而無舌以訴其情也脾屬土土主信兔之爲獸無脾則無信

也故詩人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而無䏙以表其信也

鸒斯

小弁弁彼鸒斯孔謂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其說誠有據及攷董氏則信爾雅禽經師曠以二字為名李适中則又信楊子以二字為名曾不思詩人以斯為語助者多矣如彼何人斯哀我人斯湛湛露斯彼旟旐斯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以詛爾斯天難忱斯無射於人斯類皆云然何董李獨信諸子百家而不信經耶借曰詩

亦有以螽斯名蟲然七月云斯螽其實一物容可以一切已前之語辭者顛倒其文而均指為物名乎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二字為柳鹿名可乎

居諸

柏舟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日月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子謂孟子注諸海求諸遠左氏拘諸原免諸國此諸訓於也而韵釋於字亦訓居也諸猶於也於猶居也言日月皆

有所在未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於頃公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此二詩所以自傷而作也孔皆以為助語脫或讀作何居之居則可如本字讀則不可毛並謂之乎以乎字釋諸則是以釋居字義似不通韓文公為爾惜居諸之句誠有味當求之

死生契闊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舊音挈非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

衡門

衡門一篇誘掖其君之詩也凡誘掖之說必使之心競而力爭蓋自卑者抗之使高自惰者激之使勤自退者揚之使進自用者恢之使大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乃所謂懦而有立志者也說者謂衡門雖小可以棲遲泌水非廣可以樂饑食不必魴鯉娶不必姜子非也此詩三章首章言可以棲遲可以樂饑先發其端也中末二章言食必魴鯉娶必姜子者次陳其說也若曰衡門可

棲遲泌水可樂饑則何以食魚者必須魴鯉之美味娶妻者必須姜子之大姓則知前曰可者真不可也後曰必者不得不必也此乃見其君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說此詩者众於語下則失之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當以親迎二字為句

七月兼夏周正

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何也意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於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盖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陰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陽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候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勸蠶事也月令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

月秀葽葢正陽之月嫌於無陰亦猶十月嫌於無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常棣

常棣常字諸家並無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其四章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陸音務如字鄭曰務侮也爾雅釋言亦云侮也按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詩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韓詩

外傳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比毛詩以務為侮其義明甚戎字叶韻當作戍戍亦禦也

黽勉

黽勉從事者黽鼁屬也蟈氏掌去鼁黽注謂鼁為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退之雜詩蛙黽鳴無謂閣閣秖亂人即其蟲也鼃黽之行勉强自力故曰黽勉如猶之為獸其行趑趄故曰猶豫

南山有臺

賢才不在野則聚於朝勢也亦理也南山北山皆賢者昔日窮處之地今徒見其有臺萊之草桑楊杞李栲杻枸楰之木盛多如此而無一賢之遺逸於其間故作南山有臺之詩而序則曰樂得賢也五章反復詠歎而美之皆是意也非謂山之有草木喻國之有賢人衆多也

天保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陸音下下俱户嫁反非上下字依

舊音下下字亥雅反

思齊

以思齊名篇序詩者偶無其說釋者無所攷信直以齊訓莊似非文王儀刑於大姒之本意齊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文王有聖德以刑於寡妻故大姒既思有以同於大任又思有以順媚（謁媚訓順）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齊大任思媚周姜

下武

下武繼文也下者猶言不上也不上武則是下其武事以繼文德此武王之本心其或用武葢不得已耳即非右武之君故曰一戎衣天下大定示天下弗復用也不然篇名下武而此詩未始一言及武詩人之作葢有深意

六官

成王作周官見之於書自三公三孤之外有六卿分職率屬各有司存未嘗以象天地四時令攷周禮無所謂

三公三孤借曰既載之書不必贅可也而書謂冢宰掌邦治此乃以為天官况天事多在春官而臣不可稱天乎司徒掌邦教此乃以為地官况地事本主於司空而司徒可稱地乎以宗伯掌禮之官而曰春官春主生物而屬仁反主禮乎以司馬掌兵之官而曰夏官夏物盛而方長反主兵乎惟以司寇掌刑為秋官可矣至以司空掌工為冬官豈理也哉設若成王果以象天地四時則書必載之書所不載則亦無是事也以周官之言質

周禮之六官相戾如此信乎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

八柄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夫八柄之法先叙賞而後論罰賞多而罰少蓋爵禄予置生者賞之柄也奪廢誅者罰之柄也賞先而多罰後而少周家忠厚不在兹乎

宫正

宫正凡邦之事蹕宫中句廟中則執燭言有王祭祀之事宫正則為王蹕於宫中祭於廟中則主執燭之役焉

蓋廟中不蹕也

宮伯獨不垂法象魏

周禮一書其載制度紀綱庶事備自昔論者皆以為六官之所掌無一或闕也然以今考之則惟五官垂法於象魏而宗伯獨畧於是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治教政刑事均曰象者實畫所用兵具之象於魏闕也其闕之上既可垂又可歛使萬民而觀者必有具之可指焉凡可以隨其治具而圖寫之特其治之粗迹耳若夫宗伯

不布法非畧也不容以象言也亦不容以粗迹著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以和邦國以諧萬民進退揖遜之儀冠婚喪祭之用班朝治軍之式涖官行法之制防民為亂禁民為非蓋舍此孰能使之然也故天下之人日用常行而不可須臾離曾何待於有司之詔告而可以一象魏盡之哉

侯服

職方氏辯九州之圖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按孔安國以謂斥候孔頴達以謂侯聲近候且曰

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見禹貢解其發明多矣故附于此

園廛二十而一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說者以為田稅非也竊詳鄭康成謂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鄭已得其說而未盡蓋在國之園廛既二十而一如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園廛自近而遠

雖漸增亦不過乎十二讀禮者當自近郊至縣都以上皆承上園廛之文而求之不然漆林之征何以止於二十而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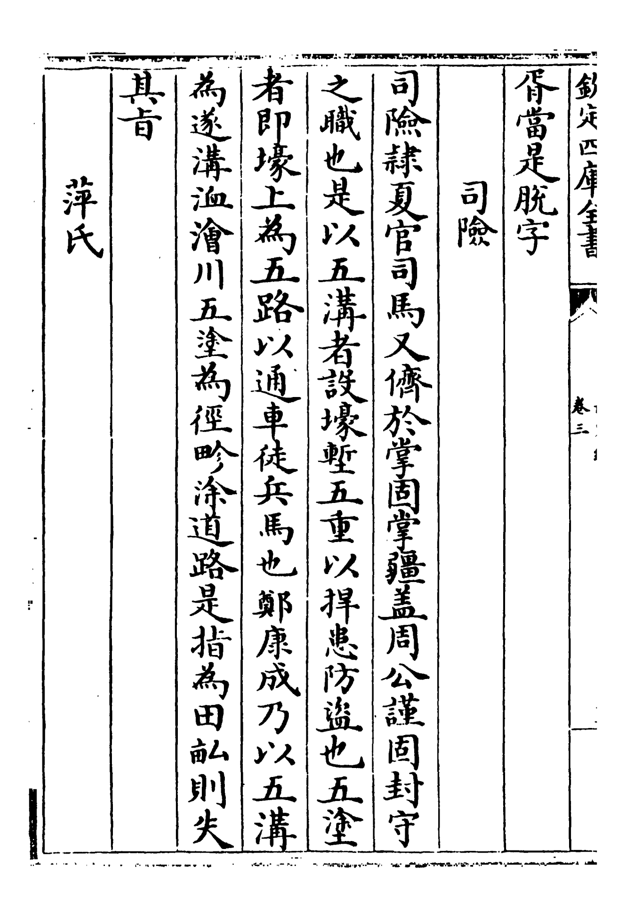
載師閭師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其責一何或重或輕耶載師之法掌士大

夫受地之賦而閭師之法掌庶民受田之賦者也夫所謂不毛不耕無職事者蓋士大夫有分地而縱其民游惰末作故罰其受地之人也重士大夫受地既多則其責也不得不重夫所謂無職不畜不畊不樹不蠶不績者蓋庶民受井田而或至於惰游廢畊故責其受田之人也輕民受百畆則其責也不得不輕

脫字

按地官廛人之後有胥師釋文亦有胥師而正經止曰



胥當是朊字

司險

司險隸夏官司馬又儕於掌固掌疆蓋周公謹固封守之職也是以五溝者設壕塹五重以捍患防盜也五塗者即壕上為五路以通車徒兵馬也鄭康成乃以五溝為遂溝洫澮川五塗為徑畛涂道路是指為田畝則失其旨

萍氏

萍氏掌幾酒謹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沈溺於
酒也

示兒編卷三

示兒編卷四

宋 孫奕 撰

經説

禮記餕餘不祭

或人有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而時人多祭之何也曰胡不以禮經上文觀之上文自餕餘不祭而後繼之以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二句所謂餕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皆卑而父與夫亦不以食物之餘而祭之嬻其黷也

然則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死曰嬪

曲禮下生曰妻死曰嬪按下文有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曰天子有夫人有嬪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堯典曰嬪於虞大雅云曰嬪于京天官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內宰以陰禮教九嬪又贊九嬪之禮事又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昭公三年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爾雅婚姻云嬪婦也

徧閱羣經皆以生為嬪獨此以死為嬪而一篇之中自相背馳信乎漢儒之說雜之

舞斯下脫六字

舞斯下脫蹈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尤尤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而至蹈凡六變自悲而至踊亦六變所謂孺子慕者乃在於此豈有喜與悲之情混者乎

子之哭也壹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讀禮者當以哭也壹為句似重有憂者宜屬下句按下文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死者三人其哭之聲壹而不雜聖人所以問之蓋知其憂之甚也今洪慶善注昌黎元和聖德詩云一似堯禹輙引禮記一似重有憂者為釋且謂退之作文老杜作詩無

一字無來處誠是也而以此一似字指為黄魯直之所取在是吾恐聖經不如是之膚淺也

聖人之粪人與

子夏曰聖人之粪人與絶句人之粪聖人也子何觀焉此與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同此句法見仲尼燕居

爾以人之母嘗巧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鄭氏於豈不得以釋之又改以為已字隅其母以嘗巧者

乎於下句既不可讀又不可說當依方氏作一句為是又免改字之患下毋字舊音無亦非

千里之外曰采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蔡蔡叔之蔡此綏服之制内外皆千里也

鷹化為鳩

月令於仲春言鷹化為鳩蓋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周禮司裘注亦云仲秋

鳩化為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

養老於學

内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四代之養老必於學何也蓋人君之於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為人子止於孝而父子有親者

人倫之始也孟子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者其謂此夫然則於此而養老豈不得其所哉祭義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即是而觀古之聖人莫不於此為重所以治效如此其盛

燕居閒居

或者謂禮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無乃

贅乎答曰鄭氏不云乎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王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孔子可以即安故次之以燕居閒居

毫釐

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漢東方朔傳引易失之毫釐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彖之別記也陳正敏遯齋閒覽曰歐陽永叔作傳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惟今易無此文疑易

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顔師古之說小異及攷字書毫氂當用氂字而太史公用氂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氂絲忽者皆假氂字用之說文氂福也理也氂牛尾也十毫曰氂而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彊曲者志用氂字而師古注用氂字則知氂氂二字通用久矣

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塲屋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因方氏誤指為燕器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遑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云者戒之甚也蓋取其澡身浴德常加之意故有日新而又新之義抑嘗觀諸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謂之盤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

春秋書法

春秋之辭簡而嚴春秋之旨婉而微然所書大約有三斷自隱公而下訖于獲麟首王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仰觀天下之灾異俯察人事之善惡褒貶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

春秋用周正

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必用周正

周正以建子為首歲在夏為十一月不得四時之正惟取其一陽生之月而已若建寅則便於民事故堯典所尚則夏正誠萬世不易之典也或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位而不敢自專殆不然也且以僖公五年書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觀之實夏之十一月也使屬夏之春日有南至乎又以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觀之實夏之五月也使屬夏之秋麥尚有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襄公二十八

年春無氷若非周之春冬氷霜何足為災乎文公二年自十有一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何足為傷乎由是而言則知春秋之用周時無疑矣且周公周之冢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于春秋反不用其時是敗常亂紀自夫子倡之尚何以律它人乎益知夫子修周公之法豈茍作云乎哉

矢魚觀社

隱公矢魚于棠五年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春秋皆書云譏其舉動之非也矢者射也夫矢魚乃有司之事於已所不當射而射齊社乃他國之事於我所不當觀而觀二者胥失之春秋書以示貶益知人君不當親舉者也

家父求車

桓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音疏吏切言使者私有求於魯即非致天子之命致天子之命則不得謂之求故春秋書家父而加天王使於其上以貶之謂

既為天王之使而來則不當私有所求也

儉德之共

左氏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按司馬温公訓儉文援此語而申之曰共同也乃作共後漢翟酺上疏曰儉德之恭直作恭今詳杜預以不丹楹刻桷為共之説則讀為恭者非况陸氏無音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子嘗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蓋君子處世之法不可茍也聖人於甯武子取其得智愚之道於蘧伯玉取其得仕卷之理至於史魚則一之以直而已矣夫邦有道直可也邦無道而直豈不速其禍哉危行言孫足矣今洩冶之諫陳靈公斥之以宣淫之醜指之以公卿之惡其言無隱可使人畏可使人愧然訖不能回靈公荒淫之心者蓋當無道之時不能雍容開陳引其君於當道必欲軒然以直鳴是所以殺其身而已

矣夫子於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書陳以其君與二卿同殺之也書大夫言其刑不當上及而自取之也稱洩冶則咎其以訐直殺身也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所以有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禍

稅畞丘甲田賦

宣公之初稅畞（十五年）譏其始什二而稅也成公之作丘甲（元年）譏其賦增四分之一也哀公之用田賦（十二年）譏其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歛其十也（一說用田賦者田以足食賦以

出兵使田出賦民何以堪乎

築囿

宣公之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以游觀而勞民也成公之十八年八月築鹿囿以養獸而勞民也昭公之九年冬築郎囿以遠築而勞民也魯侯不道既煩其役又非其時斯三者皆貶之故曰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見易象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

自易春秋自春秋初無與於禮而宣子乃云耳何耶葢禮之為禮也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數者不失其所即周禮之所在也故繫辭有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易象之體也孟子有之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體也惟其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舉不外此孰謂周禮而非易象春秋耶且言偃嘗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

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亦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皆是義也豈非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不云乎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其易固可以知其禮況坤乾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實如斯而已因觀易以知禮則觀春秋可知矣

行李

襄公八年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陸音个古賀反一本作介按李文正資暇集云李字人姓之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究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誤作李使岑山下人人下子則岑與李相近乃知杜之說是而讀非僖公七年曰行李之役共其乏困昭公十三年又云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既謂為行李之役又謂為行理之

命則是行使無疑也但理李字異讀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后土而辯于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季也注云李獄官也益知古者多以李為理矣

宰木

左氏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穀梁傳作子之冢木已拱矣公羊傳作宰上之木拱矣注曰宰冢也合三傳而求之左氏曰墓即穀梁曰冢也冢宰字相近

公羊乃譏而為寀注則又譏以傳譏

論語總說

論語一書凡稱子曰者與弟子荅問之辭也稱孔子對曰者皆荅君之辭也荅異邦之君亦然蓋示其敬也於昭公定公哀公不稱其國於齊景公衛靈公則稱之者蓋夫子魯人也以示其莫非臣也其為敬君莫大焉至如孔子之高弟莫顔子若也其書尚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又見是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不敢

斥其名所以尊師也以至於羣弟子則稱名於子產蘧伯玉則稱字又別其非同門之友矣

作經本末

聖賢之書豈茍作云乎哉嘗觀論語顛末夫豈無他說斷斷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于首而必終之以堯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為師而聖王則莫堯若故也是以荀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堯問之篇終之揚雄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

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居矣一言終之蓋有望於後之君子復古云

三年無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觀人子之所為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志者如何其父没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觀以三年之久不改於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

行非子自觀其父之志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也

貧而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從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無音或作縱字非也當以從心所欲為矩

視其所以

所以者其意也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則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視其意指中泛觀其蹤迹終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無不見之何所匿其情哉

攻乎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示兒編卷四

示兒編卷五

宋 孫奕 撰

經說

論語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至既往不咎按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公過孟武伯問曰余及死乎三問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則哀公懷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彊故假古人弗用命則戮于社之意

誓以問焉宰我謂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勸之以誅也聖人警之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之三語謂三桓自宣公以來至於今勢偪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昭公二十三年季平子作亂昭公奔齊哀公苟知自治則三桓之禍自息無事於誅也

不以其道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至不去也蓋富貴人之大欲存焉善處富貴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處富

貴則不處之也貧賤人之大惡存焉善去貧賤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去貧賤則不去之也

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謂偏也偏則過之所由起也觀吾有偏而不正之處於此乎識之則過不得著見矣非仁者能之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

矣盖憂天下如此其急

孰謂微生高直

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儒泥於孰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為不直是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嗚呼聖人之意決不如是故曰孰謂微生高為直情徑行之直

先難後獲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章救樊遲之失也自其學稼

學圃觀之則遲避害趨利之心勝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急之義理當為之事苟能先義後利非仁者之用心乎

南子

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仲尼弟子傳以愚觀之必非衛之南子蓋嘗攷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顏刻字子驕史記作顏高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

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恥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媍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文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子往而夫子有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畔遂奔齊十三年費人畔南氏即南蒯也蓋昭公十四年南

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杜預曰張強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此夫子所以見之將以興魯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必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昭昭矣

民鮮久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言中庸之德其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

老彭

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者音旁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老子古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比嘗攷諸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誠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説以老彭為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

束修

漢儒說自行束修以上皆以十段脯為束修蓋因禮記束修之問不出竟及束修一犬以誤之也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修以求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束修謂束帶修飭此說稍通然以修為修

飭則是以束為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修飭為正如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守薦劉般束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以為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説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聞韶

人皆以聞韶不知肉味為喜之之詞吾獨以為怒之之辭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也曰發憤忘食者怒

而不知也曰在齊聞韶者亦怒而不知也未聞有人喜而不知者矣蓋韶帝樂也齊侯國也夫子在齊忽聞侯國僭作帝樂又至三月之久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非怒辭而何

一說以子在齊絕句韓退之改三月為音字亦穿鑿聞韶

三月絕句

文莫吾猶人也

欒肇曰按燕齊之間謂勉強為文莫今語猶然肇深於

論語此說必有所援杜詩有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二字殆不可曉嚴有翼以儘教之說發明之其旨遠顯予喜其文相若故併有取焉耳草堂詩箋云遮音之夜反

無間然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間隙也猶玷缺也孔子謂禹之所為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禮也由其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

冺盡力乎溝洫言之則誠無玷缺之可議是以始終言其無間然矣

食不厭精

厭讀如厭飫之厭言食與膾雖精而細亦不厭飫而食之蓋夫子嘗曰食無求飽又曰謀道不謀食故知其於精細猶不求其厭飫况饐餲餒敗臭惡失飪則不食也必矣

先進後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至吾從先進先進指三代而上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况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壊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

皆不及門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門非門庭之門乃門目之門夫子歎其從陳蔡之徒其同患難如此茍不幸

不保首領以沒皆不及門目之側無以表於後世是有遺恨也可不念歟遂舉四科之目以歸於顔閔而下十人焉

子樂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胷中之病而為是言則子樂當作子曰聲之誤

也曰悅聲相近寫者既悞以為悅又轉悅為樂故也既以由也為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

論篤是與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吾與點也之與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莊之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內荏者

不可則止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以道格君心之

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不可則止也

忠告而善道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言忠告即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即毋自辱焉也自非自取自求之自乃訓從也凡有不可處即止之豈非忠告乎毋從取辱之事以導之豈非善道之乎何謂從耻辱之事以導之凡非禮非義之事一或導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之事一或導之則辱君親也既辱身又辱君親

非朋友之罪而誰罪

必也狂狷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章嘆無中道之可與也聖門之學不容有一偏之失太過之偏流為狂不及之偏流為狷故子張之病在太過子夏之病在不及聖人皆稱其偏以拒之焉有狂狷而尚與之者乎乃知此言乎者疑辭也疑則不與可知與狂者乎則狂者進取即太過也與狷者乎

則狷者有所不爲即不及也中道安在哉聖人深歎無
中行之可與故發是言也

禹稷躬稼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初夫子雖不之答終也
必曰君子哉若人且禹盡力於溝洫而有天下則然矣
稷播種百穀不過一諸侯耳而云有天下何哉得非積
功累仁至文武而興乎

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至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至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齊地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弒襄公齊人殺無知大夫高傒先有以陰名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實納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左氏誤多

子字公穀皆無子字是也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傷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以子繫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為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為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讐桓公而得相之以覇也嘗觀伊川之説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

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晦庵又附會而援其説葢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十二年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高國陰名小白於莒高傒立之為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仲尼篇伊川之

說誠為誤矣

鄉原

鄉原德之賊晦庵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之為言愨也愿愨則為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原即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偽馳騁茍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為德之賊也司馬溫公解揚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狥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盡之

示兒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示兒編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示兒編卷六

宋　孫奕　撰

經說

作者七人

藝苑雌黄記作者七人不取包氏鄭氏之説固是獨取王弼之説亦非至謂伊川語録云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此説亦不敢從予謂雌黄末可信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所言

蓋有所本此而不從將焉從哉嘗讀易大傳見夫伏羲之畫八卦無非具天地人物之理而神農於耒耜則取諸益日中為市則取諸噬嗑與黄帝堯舜衣裳之制凡舟楫杵臼弧矢宫室之制皆天理人事之不可廢者是以夫子推其所從始而云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黄帝堯舜氏作豈無謂歟後乎堯舜而九疇之義未著於是夏后氏作而叙九疇後乎禹而夏桀之惡方熾於是殷湯氏作而伐夏弔民此賢聖之君六七作要皆開端創始

者之為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為萬世之公論而伊川之取作者之名為萬世之至當云

友便辟

按前漢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正引此語嬖字從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則辟讀為寵嬖之嬖亦通舊音婢亦切

其為東周乎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

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為東周之衰乎揚子雲擬論語直謂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釋者便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使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此特愛揚子而為之説曾不知夫子之所謂乎與揚子之所謂矣二字大相遼絶學者宜辨之

患得患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按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比論語多一不字辭意甚

明

在人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在人二字為一句謂文王武王之道未墜猶在於人言人皆有之也故賢者則能識文武之道之大者雖不賢亦能識文武之道之小者所以無不有文武之道也非在人而何

仕優學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優而不劣則仕盡善矣仕盡善則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學優而不劣則學盡善矣學盡善則是亦為政奚其為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

按開元五經文字君子不弛其親弛音始易也棄忘也舊音昌移切非子謂即孔子云親者毋失其為親是也

舉逸民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何晏謂逸民者節行超逸也

林少頴亦謂逸為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隱逸也其義可取

孟子篇目

前漢藝文志曰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以今攷之篇目少於前何也曰合今之七篇與外書四篇即十一篇矣昔嘗聞前輩有曰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則時人以性善辯文為一句說孝經為正為一句甚非旨趣古文辯正政通用

見梁惠王

孟子見梁惠王與孟子見梁襄王皆下見上之見並當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孫宣公奭說前見字無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按史記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去齊適梁是以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及攷司馬温公年譜孟子見惠王時乃當梁惠王之三十四年齊威王之四十三年是時宣王尚未即位故七篇之書以孟子見梁惠王冠其首以

齊宣王之問繼其後則先後有序可見矣故列傳爲難

信而年譜有所據云耳

智足以知聖人汙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當以

智足以知聖人汙七字爲句汙小也三子之智可以知

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四端

惻然而傷隱然而痛也羞恥己之惡惡憎人之惡也辭

卻以舍己讓推以與人也是曰是非曰非也端始也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為仁義禮智之始也

龍斷

龍音壟斷如字龍斷者岡壟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而見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故曰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草尚之風必偃

尚謂加也加之風則草必偃伏尚與論語上字亦通

行辟人可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杠梁皆橋也通徒行者曰徒杠通車輿者曰輿梁辟法也言君子平其政則行所謂徒杠成輿梁成之法於人可矣安能盡以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哉

詩亡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一

言詩亡一言雅廢何也自平王黍離之詩降為國風則天下無復有雅而春秋始於平王矣按平王之孫桓王（兎爰刺桓王失信）曾孫莊王（邱中有麻刺莊王不明）猶有風（二詩皆見王國風）則是王者之雅亡而春秋作王通之言良以此夫

戎狄是膺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滕文公上）此僖公之詩也孟子以為周公方且膺之人皆疑焉按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僖二十六年）書公

會齊侯于淮則僖公之服齊久矣僖十六年寧有膺之之勢及即明堂位禮記質之周公踐阼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隨方各至則知孟子所謂膺之良以此夫然詩人獨以頌僖公何邪曰史克知僖公之心在於其祖之功業乃爲之作頌一以推尊周公併以美僖公蓋詩人之意也説者直以爲僖公時事不當其義此孟子所以兩言周公膺之也

則枉尋直尺而利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當以枉尋直尺而利為句以明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所利亦可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小德役大德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有道之世人以德勝故德賢之小者為德賢之大者役無道之世人以力勝皆不修德故

小而弱者役於大而强此天理之必然者也

故者以利為本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此孟子以水喻性乃指其迹以示人也故者即故道也有迹可見者也利猶順也謂自然之勢也勢有二自然與使然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自然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此使然也今之所謂

故如禹之行水亦因其故道而導之未嘗有一毫之拂逆所以無横流之害也

少艾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徧考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為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為少女孟子知言之要豈不經如此之甚原孟子之意即荀子

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

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

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鬱陶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謂象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瓦

處烟氣鬱而不散也故來見而有忸怩之慙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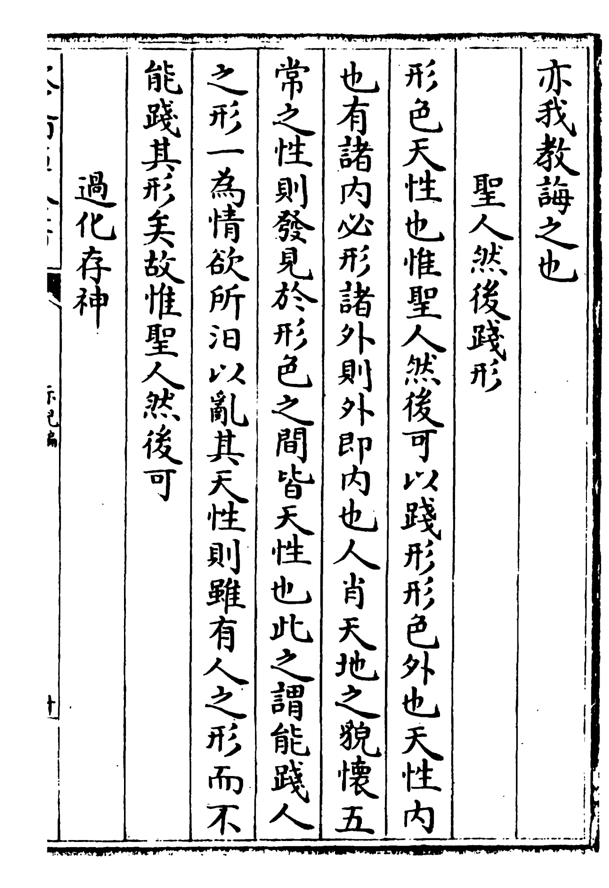
舜為法於天下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

理之常故事頑嚚之親而盡子道封傲狠之弟而盡兄道刑于二女而盡夫道歷試諸艱而盡臣道凡人倫之至者舜無一之不善也宜乎可為天下後世之法也

不屑之教誨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也屑輕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即孔子不輕之教誨也謂輕易以教之其學則不固使其人若能因此退自修省則是



亦我教誨之也

聖人然後踐形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外也天性內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則外即內也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發見於形色之間皆天性也此之謂能踐人之形一為情欲所汨以亂其天性則雖有人之形而不能踐其形矣故惟聖人然後可

過化存神

君子在上之君子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謂所過於人者化所存於已者神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可謂其益無方矣

性之反之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強而復者反之也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

奮乎百世之上

聞栁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為斷句百世之下連下句聞者莫不興起也讀之

孝經景行

序有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按景行二字他無所見實本於車舝景行行止之語此若依舊音去聲讀則景行先哲一句亦難強通今質之東萊讀詩紀於景行下注云釋文下孟反當不音又引晦庵朱氏曰景行大道也則行字平讀無疑蓋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

取喻之辭若德行則不類然晦庵於詩則以景訓大行訓道乃謂大路之可行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或者不審景行之音訓往往泥此一句便隨聲是非倡為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為言大也明也景慕二字往往因孝經叙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一字訓慕也或有以景顏景蘇命名已無謂矣甚者有景賢之稱則是自名曰大賢可乎嗚呼音訓之不講其弊至此

斷章取義

聖人之於六經造理高遠去取隨意無溺於本文無泥於一句故孟子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如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非愛敬事孔子則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本非諸侯事孔子則取以證諸侯之孝或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證三才或以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證孝治夫如是然後見夫子於孝經之書斷章取義無所不可而孝經之道通矣若乃自天子

至于卿士每章或引書或引詩獨於庶人章無之此又見聖人之於貴賤有别焉

哭不偯

偯舊音哀觀禮記間傳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釋文於起反聲餘從容也許氏說文作㥯云痛聲廣韻玉篇集韻皆音於豈反舊音不攷諸家而誤為之音

示兒編卷六